

# 高等教育语言流变与高等教育结构的变革

董立平

**【摘要】** 高等教育语言流变研究是当前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中的开拓性、前沿性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问题。本文试从大学称谓流变的视角来探究高等教育结构的历史变革规律和特点,阐明高等教育语言流变与高等教育变革发展的关系规律,以丰富当前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

**【关键词】** 高等教育 语言流变 大学 高等教育结构

**【中图分类号】** G 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18(2008)04-0007-03

**【作者简介】** 董立平,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2006级博士生。福建 厦门 361005

“语言是存在的家。”教育语言同样是对“教育存在”这一人类重要社会现象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能动反映。高等教育既是“存在”的,同时又更是“演化”的;其本身语言的流变同样反映了“高等教育”这一社会存在在其理念、职能、课程、结构、功能、管理等方面产生、形成、变革和发展的历史动态过程。英国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本性是由它所具有的本质结构(逻辑结构)决定的,这个结构是:语言是由命题组成的,它是所有命题的总汇;所有命题最终都可归约为互相独立的基本命题,都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基本命题是由简单符号——名字组成的:是名字的一定方式的结合。同样,世界也有相应的本质结构:就现实世界而言,它是纯粹由事实构成的,事实又是互相独立的基本事实组成,而基本事实则由对象构成,是对象的一定方式的结合。”<sup>[1]</sup>“命题是事实或事态的逻辑图像。名字的意义是其所指称的对象;命题的意义是其所描述的事实或事态。”<sup>[2]</sup>也就是说高等教育语言系统也是一个由一系列高等教育教育命题、名称组成的整体系统,这些命题、名称是高等教育事实或事态的逻辑图像,我们可以通过高等教育语言命题名称流变的探究来揭示高等教育事实的发展规律。美国著名分析语言学家谢富勒提出教育语言是由教育术语、教育口号和教育隐喻三部分组成的。因此,在众多丰富的高等教育语言系统中我们仅选择作为高等教育的核心术语“大学”(University/college)称谓的流

变来探讨一下高等教育语言流变及其与高等教育结构的关系规律;在分析中笔者试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语言时空观,从“大学”(University/college)称谓的时空变化来探寻高等教育的结构是如何体现从一元不断向多元发展的特点。

西方语言时空观认为,语言系统整体性存在是由时间要素、空间要素、语言要素三个自由维度构成的整体,认识语言应从时间和空间的不断交融的过程中追索语言及语言流变现象之间的关系,揭示语言时空结构统摄之下的语言所具有的流变着的网络状态,由此抽绎出一种全新的且有张力的研究方法<sup>[3]</sup>。譬如,从时间要素上说,“大学”出现于欧洲的中世纪大学;在古代尽管有柏拉图的“阿卡德米”学园、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古代阿拉伯的“智慧之宫”以及中国的“稷下学宫”、太学等,但它们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学教育,直到中世纪大学的产生才真正标志着高等教育特殊性质机构的形成。现代的“大学”(University)称谓源于拉丁语“Universitas”,本意是“组合”、“整体”、“共同体”之意;13世纪后,“university”开始专门用于指学者们或师生组成的行会,但仅仅是泛指从事知识传授或研究的各种学术团体和组织或某一特定集团,并不特指由教师或学者传授高深学问或进行研究活动的学术机构。最初在12世纪,欧洲中世纪大学被称之为“Studium Generale”,意即研究某一门高深学问的机构。直到15世纪,人们才开始把University作为

studium Generale的同义词使用,这种“大学”称谓的转变的实质是标志着大学结构发生了变化,即大学以微妙的方式从仅仅是探索学问的场所向由教师与学生组成的行会社团的演变。所以说,中世纪大学是按照行会的形式组成的,主要是以波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的学生型大学和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教师型大学两种类型;也就是说中世纪大学产生了“大学”(University)这一高等教育的最基本专门术语,同时中世纪大学也具备了单一化的高等教育的基本结构特点:以学科(或系)、学部、学位、考试、学院、同乡会等要素为内部组成结构。

从语言要素的变化角度看,当某种语言术语附着上各种修饰成分就进一步表明这个术语所指称的对象、属性等发生了变化,需要一种更准确的语言指称;同样道理,以后有关“大学”称谓的变化都是在“大学”这一名称前面添加限定语或修饰语,以进一步表明一种新型大学结构形态的出现、形成、发展和完善。譬如,19世纪后期出现的“研究型大学”中的限定词“研究型”就表示了一种新的大学职能结构和层次结构的变化。以研究生院为核心的研究型大学的出现使得大学教育的层次结构愈加明确和清晰,形成了学士、硕士、博士的学位层次结构,也促使了大学层次结构的上移和分化,高等教育作为系统的倾向和态势成为一种必然的走向。二战后,这些研究型大学大都发展成“多元化巨型大学”(multiversity),多元化巨型大学指的是由多个社群组成,有多个目标、多个服务对象、多个权力中心的组织结构松散的大学;它既是一种大学观念,也是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中出现的一种大学形态;特指规模巨大、学科齐全、目标多样、人数众多的研究型大学。“多元巨型大学”以及与此相关但又不同含义称谓的“多校园大学”、“多校区大学”、“联邦拨款大学”、“985”工程、“211”工程大学等标志着大学不同结构、功能形态的出现。多元巨型大学的出现导致了大学内部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和层次化,出现了庞大的行政权力群体、以教师为代表的学术群体、学生群体、后勤服务群体、校友会群体和社会群体代表等纵横复杂多元的群体关系网络结构。由于多元巨型大学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的巨大影响,使大学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和“智慧中心”。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初级学院”与“社区学院”中的“初级”和“社区”则分别从层次和区域结构上对大学新的功能、层次、对象、学制、专业、课程等职能和结构作出了限定。“初级学院”与

“社区学院”的出现扩大了教育对象,下移了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使高等教育多层次水平结构基本形成。美国建立的初级学院成为一种多样化的教育机构,具有“转学职能”的“中学的延伸阶段”。它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国高等教育单纯照搬英国和德国模式的做法,形成了多层次、功能各异、相互补充的高等教育体系。协士学位本身构成了美国大学教育学位制的一个新层次,确立了有协士、学士、硕士和博士构成的学位制度,形成了高等教育的金字塔形结构。二战后,随着初级学院与社区关系的日益密切,美国开始用“社区学院”的名称来取代过去的“初级学院”的名称。从“初级学院”到“社区学院”不仅仅是名称称谓上的改变,而是标志着性质与功能的转变,体现在社区学院以满足社区发展需要为中心任务,办学目标具有多样性;同时也从私立或教会团体的举办者转变为州立地方性的高等教育结构。社区学院是美国大学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最能体现社区教育精神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机构。除美国的初级学院和社区学院以外,日本的“短期大学”、法国的“大学技术学院”、德国的“高等专科学校”以及中国的“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等也属于此类性质。它们相似性质而称谓不同,体现了“语言流变”的空间延展性、发散性、个性化的共时性特点。

当“大学”能够代表一个时期所有实施高等教育的机构时,人们就不需要另用一个名词称谓来概括这一层次的教育,但是,“如果社会不能从原有机构中获得它需要的东西,它将导致其他机构的产生”<sup>[4]</sup>,从而也就相应的导致其他大学称谓的出现。18世纪美国“州立大学”和“赠地学院”的创立则进一步表明了一种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大学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大学管理体制结构、形式结构和科类结构的变化。州立大学表明了美国联邦政府转变教会大学、私立大学的单一局面,加强大学与国家经济发展服务的紧密联系,使大学的管理体制结构发生了变化;而“赠地学院”的出现则拓展了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形式结构和职能结构,加强了高等教育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的紧密联系。作为大学教育功能拓展的一次有益尝试,赠地学院丰富了大学自身结构,扩大了高等教育的对象,拉近了大学与社会实践的距离,创立了新的大学教育方式,为以后大学结构的多样化提供了实践依据和可能。同样原因,各种“专门学院”、“多科技术学院”以及“开放大学”与各种“业余大学”、“成人大学”的产生也是伴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而创生的,它们与综合性大学、研究型大学一起构成了现代大学的多样化科类结构体系。

“一个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它所处的语言实践、生活实践中的用法。语言游戏是植根于生活形式之中的,语言归根结底是一种人类生活现象。”<sup>[5]</sup>也就是说语言的发展是与社会时代的发展紧密相连的,新的高等教育语言的产生表明社会出现了一种新的教育事物,需要一种体现其某一方面特征的名称来指代。从“开放大学”与各种“业余大学”、“成人大学”的称谓看,它们的出现主要是从学习对象的新变化、学习形式的新特点来称谓的,它们拓展了高等教育的教育对象结构和形式结构。“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是20世纪60年代英国创立的一所实施开放教育的新型学校,又称为“广播电视大学”或“空中大学”(University of the Air),它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兴起、高等教育大众化需求、成人教育、终身教育和开放教育理论形成的结果。当前远程大学教育已跨越了国界,成为世界性、国际性的高等教育的重要形式,出现了相关的“开放大学”、“远程大学”、“放送大学”、“函授大学”、“广播电视大学”、“开放学习学院”和“开放学习共同体”等名称,远程大学教育以及后来各国出现的“刊授大学”、“夜大学”、富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等不同大学名称称谓使无法进入传统大学的新的教育对象得以接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形式结构、科类结构、学制结构得到了系统完善。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转型,高等教育规格、类型、层次日益多样化,公司大学、营利大学、跨国大学、虚拟大学、大学二级独立学院、私立(民办)大学、教育集团、各种大学联合系统、创造性大学等以崭新的姿态纷纷出现,给原先较为稳定的高等教育系统和传统的高等教育理念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在这些类型层次各异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中,除了少数几种类型是由政府创立的以外,大多数新型的高等教育机构是由公司、团体、企业和个人兴办的。这些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多由市场力量催生而成。同时,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各种高等教育机构间相互渗透的趋势日益明显,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等教育机构间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了,彼此的边界趋向模糊,甚至出现了一些混合型的高等教育机构。正如西方学者所描述的“无边界高等教育”现象。

我们从以上“大学称谓”的语言流变中,可以看

出“大学称谓”的语言流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高等教育结构的变化轨迹:从单一到多样、从简单到复杂、从形成到完善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既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的,从“时空交错”的语言流变中可以看到高等教育语言的的网络系统和高等教育的结构系统的形成。这种高等教育结构系统的形成、变革、发展充分体现在高等教育的层次、规模、性质、科类和形式上的不断分化、整合与完善上,形成了今天高等教育结构的多样化特征;而这种多样化的高等教育结构形成发展的动力就在于高等教育遵循了其内在发展的内部逻辑和不断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外部逻辑的“自律与他律”的“和谐共振”,正如英国前剑桥大学副校长阿什比所言:“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sup>[6]</sup>。海德格尔指出:“语言作为推动世界的说,是一切关系的关系,它关联、保持、给予、丰富着世界领域之间的相反相成,并通过它自己的说保持自身,同时也保持和维护世界各领域。”<sup>[7]</sup>正如伯顿·克拉克所指出:“大学的含义和目的可以说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它依靠改变自己的形式和职能以适应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同时通过保持自身的连贯性及使自己名实相符来保持自己的活力。”<sup>[8]</sup>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高等教育语言流变反映了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变化过程,而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就是通过高等教育结构的变化与社会其他结构特别是经济结构的变化的动态互动实现的;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结构的调整和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高等教育结构的改革与发展,必将涌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高等教育语言。

#### 【参考文献】

- [1][2][5]江 怡.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5-36
- [3]裴 文.语言流变过程状态的时空观解释[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 [4][8]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观点[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5.22
- [6][英]阿什比(滕大春,滕大生,译).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7
- [7]海德格尔.走向语言之途[A].江 怡.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8 1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科)国家重点课题《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质量保障与评价体系研究》项目编号:JA060009-2

(责任编辑 江 彦)